



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、文載屏山鄧氏族譜內，可見當時鄧氏家世之顯赫，門第之高貴。

鄧族於北宋年代定居岑田。東晉咸和六年

(公元三三一年)，此地屬東官郡寶安縣，唐代至德二年(公元七五七年)，寶安縣改稱東莞縣，北宋開寶五年(公元九七二年)東莞併入增城縣，次年夏置東莞縣。明代萬曆元年(公元一五七二年)，析東莞縣置新安縣。

方孝儒、明代海寧人，從宋濂學，以明王道，致太平為治學目標，名其廬為正學，時人稱其為正學先生。

古代的君主，崇尚權威，對大臣也不信任。這可能由於宮廷政變事件發生太多，統治者汲取經驗教訓，君臣之間，談論朝政，坐位要有一定距離。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時代(洪武元年、公元一三六八年)，規定大臣謁見君主，君坐臣跪，接近君主面前，要膝行叩頭。

明太祖之子朱棣，受封為燕王，攻陷

京師，自立為帝，是為明成祖，改元永樂元年，公元一四〇三年，命文學博士方孝儒草即位詔，孝儒拒絕。

孝儒拒為成祖草即位詔

朱棣以殺九族恐嚇。孝儒大書「燕賊篡位」四字，並以「殺十族」也不能迫我寫」作對。明成祖老羞成怒，除了捕殺

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(上)

氏族社會與傳統習俗(十六)

97

方孝儒的九族外，連方氏的門生廖鏞、廖銘等也捕殺，算作一族。這就是歷史上「殺十族」的慘案。

在方孝儒的年代，鄧族已在現今的錦田、屏山一帶繁衍，人才鼎盛，與朝廷大官有交往，那是很平常的事。明代成化元年(公元一四六五年)以後，鄧族從北園分支、分別興建泰康、吉慶兩

園，可以證明當時鄧族人口的昌盛。而在泰康、吉慶兩園興建之六十多年前，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，可以推斷其當時的望族名門情景。

孝儒文筆流暢剛烈節義

方孝儒為明代著名的文學博士，除了文筆流暢之外，一股剛烈節義之氣，飛

騰紙上。序文首段說：「尊祖之道，莫過於重譜，由百世之下，而知百世之上；居閭巷之間，而盡寰宇之內；察統系之異同，辨傳承之久近；敘親疏，定尊卑，收渙散，敦親睦，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。故君子重之。」此段說明族譜的作用，理由十分充分。至於如何修譜？方孝儒在序文中有詳明的分析：

「不修譜者謂之不孝，然修譜之為孝難言也。」難處在哪裏呢？序文分析：「有微而不書者則為棄其祖，無微而書之者則為誣其祖，有恥其先之賤，旁搜顯人而尊之者，有恥其先之惡，而私文人之族者，彼皆以為智矣，而誠愚矣。夫祖豈可擇哉！競競乎尊其所知，闕其所不知，詳其所可徵，不強述其所難考，則庶乎近之矣。而世之知乎此者常少，超乎偽者常多。」方孝儒指出當時修族譜的人，有的人恥自己先祖不夠顯達，將別人的先祖顯達事蹟寫進去，有的人恥自己先祖的惡行，而私自將別人的先祖美德搬過來，這些都是愚蠢行為。方孝儒並且列舉一些事實作為論據：「淳安之汪氏，由其身援而上之，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，皆有諱字卒葬，若目見而受之者，其心以為至博也，而博不能勝其偽也。越之楊氏，親煬帝之裔，而恥名之污，逐避而不言。吳寧之杜氏，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。晉之富陽侯，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，以為工也，顧不惑哉。」(待續)

劉崇



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，時間在明代建文元年己卯歲，桂月望日。建文元年為惠帝年號。（公元一三九九年陰曆八月十五日）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歲（公元一三九八年）閏五月，明太祖朱元璋駕崩，立太子朱標之子朱允炆為帝，是為明惠帝。召方孝儒為翰林院侍讀，齊泰、黃子澄參預朝政，卓敬請徙封燕王棣於南京，未為惠帝採納。燕王棣係明太祖的兒子，建文四年壬午歲，（公元一四〇二年）六月，燕王攻陷京師，惠帝遁走，燕王棣自立為帝，齊泰、黃子澄、方孝儒等被殺。

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（下）

鄧族屏山十三世祖鄧東皋（彥通），於明代洪武元年戊申歲（公元一三六八年）任寧國府，寧國屬安徽，與方孝儒同在朝廷服官，彼此有公誼私情上聯繫，為鄧氏序族譜，係當時社交上慣例。

方孝儒為鄧氏序族譜的後段，發揮他的獨特見解：「天下有貴人無貴族，有賢人無賢族，有仕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，而屈乎僥倖；而公卿將相，常發於隴畝。聖賢之世，不能傳其遺業，則夷於恒人；而搢紳大儒多興賤宗，天之生人也，

果孰賢而孰賤乎？四海之廣，百氏之眾，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。數十姓之初，不過出於數人也。

數人之初，不過出於一人也。今天下之受氏者，多堯舜三王之後，而皆始於黃帝。此一此從普通的事理中，分析特殊的事象，隱喻公侯將相都是無種的，而本有本，水有源的原理，則由淺入深，發揮了充分的說服力。接着採用譬喻的寫法：「譬之巨木焉，有盛而繁而萎而悴，其理固

氏族社會與傳統習俗（十六）

有然者。人見其常有顯者則謂之著；族見其無有達者，則從而賤之。貴賤豈有恆哉，在人焉耳。苟能法古之人，行古之道，聞於天下，傳於後世，則猶古人也。雖其世族未著，不患其不著也。孔子、子思以為祖，而操庸菟自若也，祖不能貴之也。嗚呼！富貴利達外至者，求之不可必得，得之不可必守，守之不可必傳。仁義忠信之道，備乎心不求而足，得之者可以行，行之者可以著。施之盈天下，斂之不見其隘，傳之被萬

世，而威武勢力不能移。善尊祖者，思是道也，行是道也，天下人惟其不歸德於祖，而祖益尊，而譜益傳，斯其為孝大矣。何必趨然為偽而欺且誣哉。余聞鄧氏譜，知其源流不妄，故詳重譜之說以歸之。」近代社會，亦流行「樹大有枯枝，族大有乞兒」的諺語。方孝儒序文的用意，在說明賢愚善惡之間，各有不同，不能強求，求之亦未必可得，而尊祖傳譜，則為孝行中的大事。方孝儒致力於正學，他知道鄧氏族譜源流不妄，故肯為其撰寫序文。明太祖即位以金陵為南京，以開封為北京。鄧東皋當時任安徽寧國府，與南京相距不遠。在這個時候，方孝儒與鄧東皋之間，在官場上時有往還。因此，可以推斷，今日的屏山一帶地區，已經廣被中原文化。

而方孝儒不肯為明成祖草即位詔，係因名位問題。因為明惠帝朱允炆，乃明太祖之太孫，建文元年己卯（一三九九年）即位，明成祖朱棣，乃明太祖之子，一四〇二年自立為帝，次年癸未歲，改年號為永樂，以北平為北京。由此反映出鄧氏族譜的歷史價值。

劉崇